

菲爾帝亞，深夜。

將夜光花交給雅妮特，在魔道學院用過晚餐後，貝雷絲和艾黛爾賈特返回了旅店。

二樓客房裡，貝雷絲坐在半敞的窗戶旁吹風，藉燭光欣賞伴侶為她打造的戒指。

想像艾黛爾賈特在寶石中刻入古代追蹤法陣的畫面，唇邊勾起一笑。

浴間傳來開門輕響，貝雷絲立刻閉上眼睛、抱著手肘倚牆裝睡。

艾黛爾賈特喜歡玩這種小遊戲，貝雷絲也喜歡陪她玩，既期待又享受她每次不同的反應。

艾黛爾賈特洗漱完畢出來，見貝雷絲坐在窗台上睡覺，二話不說先上前關窗，順手設下「進出禁制」後，悄無聲息地湊到她面前。

「貝雷絲？」

她輕柔地叫喚一聲，望著貝雷絲美麗沉靜的面容，再度出聲。

「真的睡著了，是昨天沒有休息夠嗎……？」

聽到她自言自語，貝雷絲頓時明白，艾黛爾賈特知道她沒睡著，是故意說給她聽的。

若艾黛爾賈特真以為她在睡，就會像盜賊一樣躡手躡腳地把她偷到床上、抱著一起睡了。

貝雷絲忍住笑意，正好奇艾黛爾賈特這次會如何揭穿她，唇上忽然遭到襲擊——

艾黛爾賈特傾身送上淺吻，在她唇外生澀地徘徊，這股似曾相識的情怯，剎那間勾起貝雷絲的記憶，想起艾黛爾賈特以前總是暗中注視她。

從級長到皇帝，無論身份如何改變，時不時滿懷愛戀地偷看她，以為她不會察覺。

此刻，貝雷絲也並未看見，艾黛爾賈特伸手輕撩她的前髮時，眸中閃爍著光輝。

在她眼中，貝雷絲一直都是光芒化身。

「——貝雷絲，我愛妳。」

她突然吐露心聲，每個咬字都帶有不容拒絕的氣魄，尾音卻溫柔婉約，流淌著眷戀。時間之河上載浮載沉的碎片，一瞬間全數匯聚到心臟裡，湧出一股源自神魂的熱意，隨血液流遍全身，讓貝雷絲忍不住睜開了眼睛。

「呵呵，醒了吧？」

艾黛爾賈特得意地彎起唇角，對於這次用表白喚醒她的方式，似乎頗為自滿。

「嗯，醒了。」

貝雷絲平靜地按住急切的渴望，緩緩傾身向前，先叩門般吻了吻艾黛爾賈特的唇，再推扉而入，跟她互相糾纏、探求、索要，想連著過去隱忍不發的部分，將愛意加倍傾注給她。

「哈、嗚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在愛撫與熱吻間發出呻吟，被吻到快喘不過氣時，又祭出楚楚可憐的神情。貝雷絲知道，她這不是求饒，而是明晃晃的誘惑。

神魂相連、共享餘生的兩人對彼此瞭若指掌，互相使用計策的成功率也是百分之百。她們默契十足，喜歡故意中計，或是假裝不知情地跳進對方的陷阱裡。

貝雷絲邊吻邊將艾黛爾賈特抱到床上，低頭埋入她頸間時，艾黛爾賈特暗中抽走桌上魔法提燈的部分光元素，調成恰好能看清伴侶的亮度。

「艾爾，妳身上真好聞……」

酣暢淋漓的情事過後，貝雷絲更加貪戀艾黛爾賈特的體溫和氣味，半刻也不想分離。

兩人在床上溫存，她一如既往地送上臂枕，另一手撩起伴侶垂落身側的髮梢，輕輕品嗅。

「有夜光花的味道。」

「香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神態慵懶，用稍早仔細保養過的柔順細髮慢吞吞地蹭了她兩下。

「雅妮特送的護髮霜，妳喜不喜歡？」

「喜歡，很香。」貝雷絲正色回答。「感覺很好吃。」

「好吃？夜光花非常苦喔，妳在復健期喝的超苦藥，主藥材就是夜光花。」

貝雷絲聽完她認真的解釋，湊到她髮鬢上舔了一下。

「嗯，好苦——需要吃糖中和。」

「……」

又不是直接吃夜光花，怎麼會苦？而且貝雷絲剛才抱她時，明明也親了很多次她的頭髮。

艾黛爾賈特望著喊苦後露出期盼微笑的伴侶，表情有些無奈。

「妳說的糖，我們剛剛吃很多了吧？」

「不夠，還想吃。」

「……真是的。」

艾黛爾賈特跟著微笑，伸手撫上貝雷絲的臉頰。

她唯一的女神因她而生、也只在她面前展露的貪婪，再次勾起了她內心褻瀆女神的慾望。

「不曉得夠不夠甜，我先幫妳嚐嚐看。」

話音剛落，艾黛爾賈特伸舌舔了一口貝雷絲的唇。

正要發表感想，便被貝雷絲猛襲而上，急切地舔舐吸吮，漸漸融化在她的火熱裡。

漫漫長夜，菲爾帝亞安然酣睡，凜冽北風撥散雲翳，冷澈月光流瀉而下。

嚴冬在窗扉外駐足，尋隙了整夜，被一道魔力障壁封絕在外，未能探得一絲情熱。